

田建群◎编著

吴佩孚

细说北洋

全书以细致的历史人物传记和史评笔法，叙说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从发生发展到执掌政权和最终结束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全书征引了大量难以见到的史料，并附有大量的历史照片，也有许多当代有关民国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作者的独到见解，加之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使得全书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

作者在本书创作中，注意到了趣味性、严肃性、通俗性的结合，着力于吸引读者，既有正史的叙述，又有杂官稗史的考证，妙趣横生，其味无穷，适合各年龄段愿意了解这一段历史和人物的读者阅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田建群◎编著

吴佩孚

细说北洋

全书以细致的历史人物传记和史评笔法，叙说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从发生发展到执掌政权和最终结束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全书征引了大量难以见到的史料，并附有大量的历史照片，也有许多当代有关国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作者的独到见解，加之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使得全书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

作者在本书创作中，注意到了趣味性、严肃性、通俗性的结合，着力于吸引读者，既有正史的叙述，又有杂官稗史的考证，妙趣横生，其味无穷。适合各年龄段愿意了解这一段历史和人物的读者阅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佩孚/田建群编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1

(细说北洋)

ISBN 978-7-204-08321-3

I. 吴… II. 田… III. 吴佩孚(1874~1939)—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8831 号

细说北洋——吴佩孚

编 著 田建群
责任编辑 张 钧
封面设计 揽胜视觉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呼市欣欣彩虹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76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8321-3/I·2142
定 价 19.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吴佩孚，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投淮军。日俄战争爆发，赴东北刺探俄军情报，因“功”以帮统记名。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因湖南督军席位为皖系张敬尧所得，吴仅获空衔，十分气愤，遂发出罢战主和通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20年5月，吴率军自衡阳北撤，布置对皖系军阀的军事行动。5月14日直皖战争起，吴佩孚在奉军配合下大败皖军。此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胜，奉军败退关外，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1923年2月，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造成“二七”惨案。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吴任“讨逆军总司令”，为奉军及冯玉祥国民军所败。1925年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派兵攻入河南，后与奉系沟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在鄂南汀泗桥、贺胜桥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1927年5月，吴率残部去四川依靠军阀杨森、刘存厚。1932年回到北平（今北京）。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1939年12月4日，暴卒于北平。吴佩孚颇具才情，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是书生统兵成功的典范。

目 录

第一章 秀才不得志 一恨投军营	(1)
第二章 北洋军兴 事业始上升	(9)
第三章 援湘作战 崭露锋芒	(16)
第四章 通电主和 光环耀眼	(20)
第五章 罢战北归 对抗皖系	(30)
第六章 直皖开战显神威	(43)
第七章 倡开“国大” 政治受挫	(53)
第八章 洛阳练兵 扩充实力	(57)
第九章 出兵援鄂 称雄两湖	(59)
第十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兆——电报战倒阁	(72)
第十一章 第一次直奉大战 大败奉张	(83)
第十二章 恢复法统 倒徐拥黎	(88)
第十三章 控制内阁 独断专行	(92)
第十四章 从“劳工神圣”到“二七”惨案	(96)
第十五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败北	(109)
第十六章 子玉南遁东山再起	(123)
第十七章 遭遇北伐 彻底垮台	(131)
第十八章 尾声——亡命天涯离奇暴卒	(153)

第一章 秀才不得志 一恨投军营

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公元1874年4月22日),在渤海之滨的蓬莱古城,一位吴姓的小商人家中降生了一名男童——他就是我们这部书中的主人公,曾经一时叱咤于中国军界政坛,权倾一时、声名显赫的直系儒将吴佩孚。

这家男主人姓吴,名可成,几代家居蓬莱。到吴可成这一代,在县城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名“安香斋”,卖些油盐酱醋之类。女主人张氏,勤劳节俭,乐善好施,两口子膝下已有一子,取名吴道孚,日子虽不殷实,却还算过得下去。

这一天,吴可成店里店外忙乎半天,既要应酬顾客维持生计,又要关照即将分娩的夫人,难免有些倦意,坐在店堂不知不觉打起瞌睡……蓦地,吴可成看见一位着金盔金甲的武将登堂入室,心里有些纳闷,仔细看去认得出人竟是蓬莱县城家喻户晓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正欲急忙起身恭迎之时,忽然听得耳边有人吆唤:“老爷,老爷醒来。”

吴可成一个激灵,睁开眼睛,见接生婆笑盈盈地站在面前。“老爷大喜,夫人生了个儿子!”吴可成一听这话,三步并作两步进了内室,见夫人果然生了一子。喜得他顾不得向夫人道辛苦,抱起儿子端详来,端详去,见此子虽然称不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却也是五官端正,隆眉深目,又想起刚才的梦境,愈发对此子爱上加爱,深信此子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岁月荏苒,一晃数年,吴可成的爱子已长6岁。吴可成因其出生之日有异梦出现,想是一代名将戚继光转世吴家,所以对其倍加爱抚,寄予厚望。这一年,便把他送进私塾,又请一位饱学的老先生为孩子起一学名吴佩孚,另以子玉为字。而对其长兄吴道孚则无意栽培,只是令其帮助自己照料店里的生意。

吴佩孚也的确不负乃父期望,入私塾以来,晨出晚归,钻研苦读,学业日长进。其父喜上眉梢,愈发对吴佩孚体贴备至,却不料天降横祸,吴可成



忽然染病不起，竟至不治弃世，给幼小的吴佩孚以沉重的打击。

到了14岁那年，由于父亲的去世，困难的家境已难以继续维持吴佩孚的学业，恰好登州府水师营招募学兵，于是吴佩孚前往投考，顺利入水师营当了一名学兵，过上了吃粮当兵的行伍生涯。然而，吴佩孚却是个不甘现状，切望博得功名的人物，在水师营余暇之时不忘学业，常常挑灯夜读，发誓要登上科举之路，博个封妻荫子的前程。



清末男性中国人

1896年，山东科试，吴佩孚进省城应试，一举夺得第二十七名（一说八十七名）秀才，吴家门楣大为光耀。连蓬莱文士们也颇感羡慕，对吴佩孚另眼相看。吴佩孚中了秀才，雄心不已，更发愤苦读，意在博取更大功名。

是时，正是清政府日暮途穷、吏治极其腐败之时。大凡豪绅大贾，只要舍得银两，总可以为后人捐个功名。吴佩孚却不然，虽然拼命苦读，可是家境不佳，乃兄吴道孚根本没有能力为他用银子打通门路，结果，吴佩孚两次秋试都名落孙山，犹如掉入冰山，把吴佩孚走科举之路一展宏图

的梦想降到了冰点。

情绪沮丧的吴佩孚大失所望，常常借酒浇愁，结果非但不能解脱，反而愁上加愁，甚至惹出无端事故来。

这一天，吴佩孚联络挚友又聚在一起饮酒，几杯下肚，满肚子窝心事又涌上心头，于是你一杯我一盏，结果两个人都喝了个酩酊大醉。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与邻桌之人发生了口角，吴佩孚仗着酒胆，不由分说赏对方一顿老拳——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原来，被殴打之人乃是县城电报局长的贵戚，人称“翁爷”，电报局长又同县太爷合穿一条连裆裤，一道令牌下来，着差役



擒拿吴佩孚归案。幸亏吴的一位挚友孙丹林得知消息，飞报吴佩孚快快逃走，免遭牢狱之灾。吴佩孚顿如霹雳轰顶，酒劲酒胆早已飞至天外，急忙收拾一下简单行装连夜逃出蓬莱城，漫无目的地向北京而去。

当地人的口碑中还有一种版本，据说当了秀才的吴佩孚在登州染上了鸦片烟瘾，常到烟馆中抽上两口，当时登州有一个大土豪名叫翁钦生，有一天翁独个儿在烟馆“雅座”中抽烟打瞌睡，恰遇吴上烟馆，普通座上客满，无法插足，可是烟瘾大发，乃悄悄跨入“雅座”，不想惊扰了翁的好梦，翁鄙夷地呸了一声，伸起了腿对吴就是一脚，大叫说：“滚！”吴一言不发，红着脸退了出来，心里越想越气，把这遭遇偷偷告诉了登州的几个流氓，大家同意要找翁的麻烦，在翁老太太做寿的一天，流氓们假拜寿为名，大闹寿堂，把翁家搞得天翻地覆，事后翁告到州府去，吴佩孚便和那群流氓逃出了登州。不管如何吴佩孚就这样背井离乡，一直到他做了“孚威将军”才衣锦还乡，回来光宗耀祖。



露天茶座聚集的人群

吴佩孚到了北京，他先是找到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客栈”的老板孙庭瑶，此人是吴可成的朋友，也是山东蓬莱人，见世侄落难此地，不便说些什么，便答应吴佩孚暂时住下来，但说：“本人是小本经营，无力供养吃闲饭者，还望自觅生路，从长计议方是。”

吴佩孚失魂落魄般每日徜徉北京街头，他在这里无亲无故，更没有显赫的门路引荐。寻了几日找不到什么生路，每天十根肠子闲着九对半，只好厚



着脸皮靠着孙庭瑶施舍几顿度日。时已接近年关，京城人家都在忙碌年货，张贴对联。吴佩孚心里一动，便向孙庭瑶讨些纸笔，在崇文门外摆个字摊，靠写春联、卖字为生。

吴佩孚6岁起入私塾，书道上颇有些功底，几天下来总算能够糊住口。但好景不长，春节过后，谁家还买春联，吴佩孚只好收拾摊床，又跑到前门摆起了卦摊。

吴佩孚在都门大街支起卦摊，好在这行当不需什么本钱，一张桌子两条板凳，加上一把折扇足矣。然而，吴佩孚一副白净脸，腮下无须的年轻扮相却使他很难招揽到生意。大凡求卜问相者，多是寻那些皓首长须、有几分“仙骨”之人，所以，吴佩孚的卦摊摆了一个上午，根本不见求卜者的影子。挨到下午，好歹来了一位老太太，吴佩孚恨不能把平生所学一股脑折腾出来，足足费了个把小时的唇舌，总算打点老太太丢下几个铜钱颤巍巍离开卦摊。

就这样，吴佩孚在前门大街摇唇鼓舌，借以苦熬时光，自然是饥一顿，饱一顿，前程无望，颓然凄然。这一天，吴佩孚照例守着卦摊苦等来客，突然一位三十几岁操蓬莱口音的人来问卜，吴佩孚拱手说：“老乡，你问的啥事？”不待他起身迎客，对方便道：“哎呀，这不是子玉弟吗？”

吴佩孚仔细看去，也吃了一惊：“哟，原来是堂哥！”

来人是吴佩孚的堂兄吴亮孚，前几年就听说出外混事，不曾想在京城街头相遇。他乡遇骨肉，吴佩孚不由自主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吴亮孚说：“我昨天打这里路过，见一个人端坐课棚，真没想到却是兄弟你，你高中了秀才却落到这等模样，好吧，咱们喝两杯去吧。”于是吴收起了课棚，随着堂兄到了一家小酒馆，两兄弟一边喝酒，一边细诉衷肠，吴亮孚说：“兄弟，你怎么落到这般模样？”吴佩孚乃把自己在登州的事，以及到北京后人地生疏，谋生困难，不得已才摆摊课命种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堂兄。

吴亮孚一边劝酒，一边叹息，最后用十分诚挚的语气说：“兄弟，算命既不能糊口，更没有前途，听我说，人要往高处爬，你念过书，中过秀才，可是你大概没有做官的命，依我看不如去投军，你如果投笔从戎，不是我当面奉承你，八年十载你不出人头地才怪呢，我们吴家像你这样的人还没有第二个！”

吴佩孚自14岁便入水师营当学兵，对行伍这一套自然了解，听堂兄指点，眼睛一亮：“堂哥说的是，不过，从军也要走一走门路哩，俺在这儿……”

吴亮孚打断他的话：“兄弟不必担心，我听说天津聂军门正在招兵买马，

兄弟写一笔好字，又中过秀才，不愁没有用武之地！赶快收拾起课棚，要零钱花用从我这儿拿。”说着便从身上掏出几锭银子拿给吴佩孚，吴接了银子感动得哭了起来。



私塾

就这样，蓬莱秀才吴佩孚辞别堂兄，谢过收留自己的客栈老板孙庭瑶，烧了课棚，投笔从戎去参军了，时为光绪二十四年。

吴佩孚径直去了天津。找到淮军武卫前军聂士成的军营，一经申明投军心愿和秀才身世，便被批准入伍，因体弱，派在一位姓沈的管带手下充当戈什哈（勤务兵）。那时节，吃粮当兵者除一些军官外，绝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秀才出身的吴佩孚入了军营，当然是鹤立鸡群。不久聂士成便力荐他去北洋武备学堂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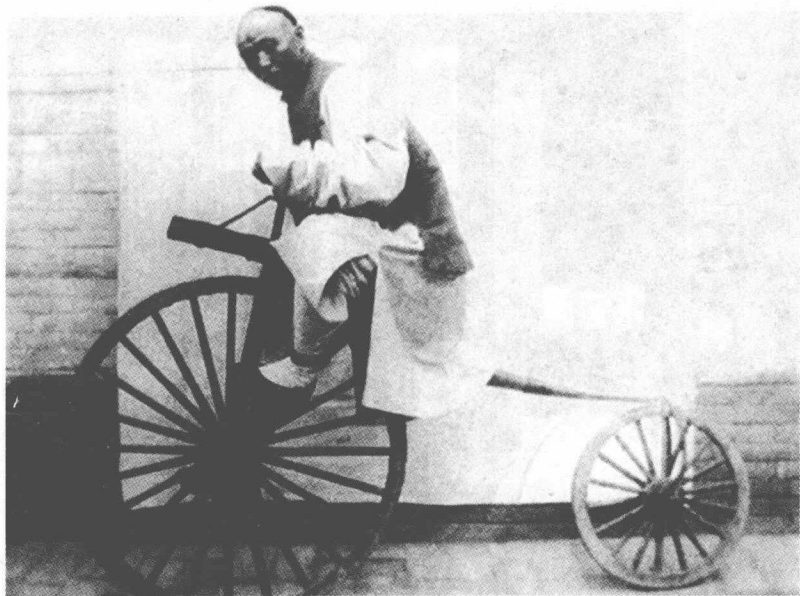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是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盛产民国总统，冯国璋、曹锟、段祺瑞等人都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叱咤风云之路。另外，这里毕业的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任苏、赣、鄂长江三督，田中玉当上山东督军，而吴佩孚最





后则成为直系首脑。

看看天津武备学堂花名册上的中国近代名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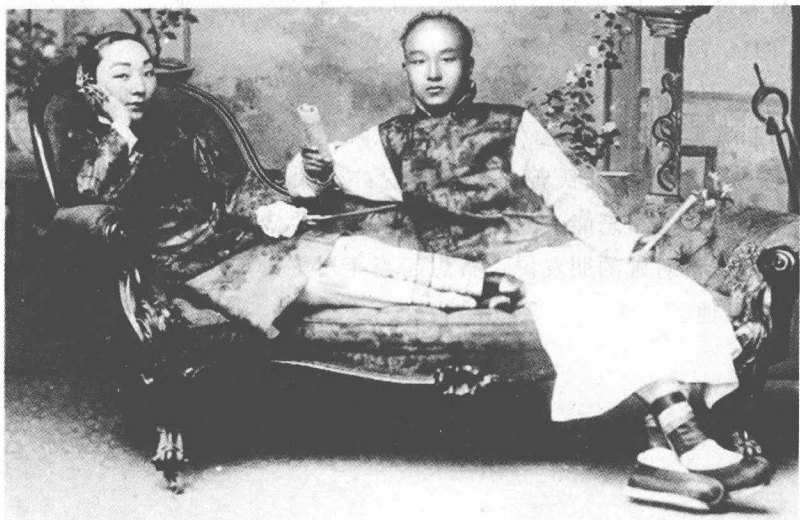


骑木制自行车的人

段祺瑞、冯国璋、曹锟、靳云鹏、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李长泰、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田中玉、何宗莲、张怀芝、景启、刘锡钧、唐国治、李得胜、杨汝钦、崔朝俊、韩辉增、赵学治、何兰芬、王凤岗、孙鸿中、丁得胜、徐邦杰、任永清、梁华殿、张锡藩、刘承恩、李天保、吴凤岭、李壬霖、申保亨、汪本崇、劳本泉、傅宪武、张心全、吴佩孚、王者化、张文元、胡思光、吴鼎元、孔庆塘、滕毓藻。

哪个都曾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吴佩孚入了武备学堂以后，凭着秀才的功底，学习起来比起他人自如得很，却也带来和者甚寡的烦恼。特别是入校后吴因太过文弱，常被德籍教官责其姿势不合，罚令躺在地上，用枪压在身上以示儆。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武备学堂被迫停办，吴佩孚只好又回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效力。当年七月，英、日、俄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悍然出兵干涉镇压，兵侵北京城，武卫前军统帅聂士成战死，部队溃散，吴佩孚遂流浪到保定。翌年，清政府将武卫



清末读书人



晚清的鸦片烟鬼

这位后来号称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首，并当过一届国务总理的靳云鹏，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吴佩孚在测绘科读书期间，靳云鹏为该学堂的

前军的中、后两路裁并减员，吴佩孚也在裁减之列，再一次颠沛京津之间，成了终日为糊口奔波的流浪汉。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再回天津，投巡警营，仍任戈什哈。很快，巡警营文案师爷郭绪栋有一天无意之间发现这个戈什哈很有学问，极为赏识和器重，就向他的上司段芝贵吹嘘，吴佩孚被保举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习。

幸运的这一步，似乎奠定了吴佩孚基业的第一块基石——因为不久，他在这里遇见了第一位恩师靳云鹏。



细说北洋·XISHUOBEIYANG

吴佩孚



教习，对吴格外赏识，吴对靳更是崇敬有加，愈发珍惜学业，所以毕业时获得“高等”的优秀成绩。

而这一时期，最赏识吴的是郭师爷，郭常对人言：“子玉前程无量，将来出将入相，我们都得仰仗他。”他和吴磕头拜把子，每逢周末便在二太太戈氏家中请吴大吃一顿。戈氏曾向吴取笑说：“你大哥老说你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儿们一样，怎能上战场呢？”后来吴佩孚虎踞洛阳，戈氏随丈夫在洛阳吴的帐下，常对她的朋友说：“我想起当年对大帅取笑的那些话，今儿个真不好意思见他。”



第二章 北洋军兴 事业始上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佩孚在保定测绘学堂学习测绘,于1904年初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学堂毕业。吴佩孚毕业不久,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清朝皇家的发祥地奉天爆发。

中国守“局外中立”。应日方所请,清政府从北洋督练公所选拔多名能干得力青年军官,随同袁的日籍顾问守田利远赴满洲,与日本情报人员秘密合组“侦察队”——“倭人侦探”,赴东北刺探俄方军事情报。

1904年5月5日,“倭人侦探”队组成,中国方面由段芝贵负责。吴佩孚、孟恩远、陈大有、陈中孚等16人赴山东芝罘岛,归驻烟台的日军守田利远少佐指挥、训练。日方32人,共有队员47人。扮成肩挑小贩,卖布或拉弹片的,旨在侦察俄军情报。

吴佩孚受此密令,摸不着头脑。堂堂大清国的军官,竟受日本少佐的差遣?

吴佩孚虽然心中充满疑惑与不满,但毕竟是第一次执行重大军务,因此竟然违心地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替日本侦探俄军军事情报而效犬马之劳。他多次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以见多识广、有学有术、机智深沉、计划缜密的情报人员的出众才能而成为同类中的最出色者。日本人给吴取了个绰号:“慢慢的有法了先生。”

“倭人侦探”队不仅为日军获得了大量俄军舰情报,其后,该队更是突破封锁旅顺之防线,驾驶小舟航于辽东半岛,驰骋于俄军前哨之内,充当日本第三军登陆警戒之任,据守对岸之松木岛以掩护日军南山之占领,亦成大功,为日军战胜俄军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1905年9月,日俄战争以沙俄惨败告终。但俄国失败,竟无损一寸土地,反将我国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及一切支线并附近矿产、财产等私自让给了日本。日本天皇通过参谋总长嘉奖给吴佩孚一枚“勋六等单光旭日章”,记“大功”以酬谢他在情报工作的“殊勋”。袁世凯亦相应的酬庸吴佩孚“总



理北洋陆军参谋处段(祺瑞)保以帮统记名”。吴返回保定后,派为第三镇见习军官。他时来运转,官运日益亨通。

众所周知,北洋军是我国最早的新式陆军,也是袁世凯以后赖以窃国称帝和北洋军阀夺取政权、进行内战的资本。1904年以前,北洋军已经成立了一、二、三镇,1905年又获清廷批准成立了四、五、六镇。在这六镇中,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的嫡系部队,尤其是第三镇的将领都是北洋军中的骨干。袁世凯把第三镇当作自己最基本的武装力量。有关第三镇的编制、给养、防地以及人事调动,都必须由袁世凯亲自过问和安排。第三镇官兵也以“北洋正统”自居。

1905年十月,第三镇扩充编制,吴佩孚被实授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当时营长呼为管带,营副即为督队官)。次年未开春,他便升任第一营管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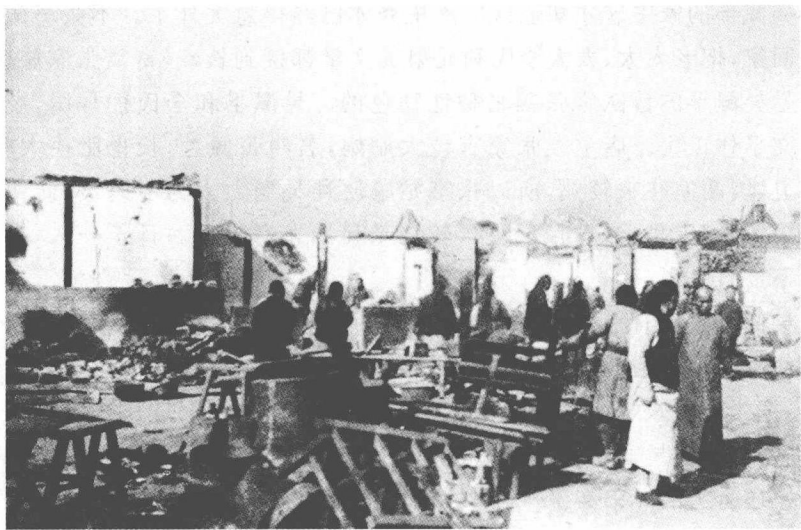


日军进入东北。1904年2月9日,日军袭击了俄国驻旅顺港军事基地,侵入了俄国人认为是自己领土的满洲。此后,日军几次登陆东北。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以北洋军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这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严重的威胁,使统治阶级中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1906年,清朝廷进行官制改革,设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袁世凯被迫交出北洋六镇的军政大权。

1907年，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被清朝廷任命为东三省的第一任总督。徐世昌以加强边防和肃清边匪为理由，把已被清朝廷所统辖的北洋军中最精锐的第三镇抽调出关，驻防在长春，代替袁世凯重新控制第三镇。同时，他又将袁所赏识的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升任为第三镇统制。

曹锟早年曾习武于北洋武备学堂。吴佩孚通过自己的老师、原曹锟的学友的引荐，于1908年被曹锟调任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第三镇在东北驻防几年中平安无事，吴佩孚也仅奉命办理了对兴凯湖测绘的一项任务。由于军中悠闲无事，他每天就读些中外兵法方面的书籍，做些抄抄摘摘的记录，来消磨时光。



北京，兵变过后的废墟

某日，吴佩孚赴北京领饷返回长春，刚下火车，迎面来了一个熟人，正是冤家路窄，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经欺负过他的翁钦生，翁在长春开了一家旅店，前来料理店务完毕，准备南归。吴一手把翁拉住，翁颇觉惊讶，不知这位军官是谁，定睛一看，吓了一跳，眼前这位军官竟是多年前被自己赶出登州的吴秀才，他舌头和嘴唇都大了起来，话也说不出口，嗫嚅地说：“吴秀才，你……”吴哈哈大笑，一边抓住翁不放，一边说：“真巧，他乡遇故知，住几天再走。”翁听了吓得要死，赶快说：“有事要上大连，非走不可，下次来长春再来拜望。”怎知吴执意不放，扬头叫了一声卫兵：“来，把翁老板行李送到营盘。”然后便不由分说地拉了翁就走。翁面色苍白，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跟了





吴管带走出火车站，一边走一边想：“当年旧怨，今天狭路相逢，吴秀才变了吴管带，不挨揍才怪呢！”

那一边吴佩孚拉着翁钦生走，心中也在沉思。吴的想法正和翁相反，他想：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人逼我离开山东家乡，我至今最多不过还是个穷秀才，与春花同落，与秋草同腐，幸而被他一迫，我才投军，才有今天，此人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应该好好招待他。于是他把翁拉到营盘殷勤话旧，盛筵招待，并且请他带信回家。吴自离别山东，他的家乡还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消息，他的旧仇人翁钦生回到家乡蓬莱时逢人便宣扬：“吴秀才做了管带了，在长春，还请我吃饭，他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物！”

吴佩孚的家中这才知道这位落拓秀才已经得意关外了。不久吴佩孚便派人回家，把老太太、太太李氏和兄弟吴文孚都接到长春，寄寓张家旅店，这房子是吴佩孚的督队官张福来替他物色的。吴佩孚和李氏住耳房，老太太和吴文孚住正房。店主人张家有位大姑娘，名叫张佩兰，长得肥头大脸，不美不丑，因两家往来较熟，所以张家姑娘便拜吴老太太为干妈，从此便认吴管带为干哥，干哥干妹问暖嘘寒，较之亲兄妹尤有过之。日子一久，男女之情便不请自来了。

吴佩孚手下有一位队官（连长）牛起顺是天津人，早已窥破吴的隐情，有一天便直截了当地对吴说破他和张家姑娘的好事，并愿自告奋勇去向张家说媒，把张家姑娘嫁给吴管带做二房，张家满口答应，于是在外边另租小公馆，准备先瞒着吴家这边的婆媳二人。怎知就在管带结亲这天，突然老太太和儿媳还有吴的兄弟文孚一起来了，这三人都是怒气冲天，吴管带赔了许多小心，道了许多不是。可是牛起顺和吴文孚不只是恶言相向，而且拳脚交加，一个专为上司，一个忠心护嫂，竟把喜筵变成了战场，无奈吴管带和张小姐二人早已是生米煮成熟饭，打到最后，吴文孚这边只能是不了了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北洋军第三镇全部奉命入关，担任自天津至保定一线的京畿外围防务，司令部设于保定。吴佩孚所属第一协也驻扎在保定附近。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山西革命军联络了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准备在吴禄贞统率的北洋军第六镇的配合下，进攻北京。清廷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遣曹錕亲率第三镇驻保定的第一协，西出娘子关，攻打山西革命军。部队从石家庄沿正太铁路入晋，目的地是井陉。当时是深夜行车，车过了井陉但没有停。原来炮兵第三标标统是革命党人，故意使列车开往由革命军占据的娘子关，想将曹錕的这个炮兵团全部吃掉。这事被吴佩孚觉